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
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擊鼓戰金山 金兀朮敗走黃天蕩

詩曰：腰間寶劍七星紋，臂上彎弓百戰勳。計定金山擒兀朮，始知江上有將軍。

那韓元帥一聲吩咐，兩邊軍士答應，將兀朮推進帳前。元帥把眼望下一看，原來不是兀朮。元帥大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敢假冒兀朮來誑我！」那將道：「我乃金國元帥黃柄奴是也。軍師防你詭計，故命我假裝太子模樣，果不出所料。今既被擒，要砍就砍，不必多言。」元帥道：「原來番奴這般刁滑！無名小卒，殺了徒然，污我寶刀。」吩咐：「將他囚禁後營，待我擒了真兀朮，一齊碎剮便了。」又對二公子道：「你中了他『金蟬脫殼』之計，今後須要小心！」公子連聲領命。

元帥因走了兀朮，退回後營，悶悶不樂。梁夫人道：「兀朮雖敗，糧草無多，必然急速要回。乘我小勝無意提防，今夜必來廝殺。金人多詐，恐怕他一面來與我攻戰，一面過江，使我兩下遮擋不住。如今我二人分開軍政，將軍可同孩兒等專領游兵，分調各營，四面截殺。妾身管領中軍水營，安排守禦，以防衝突。任他來攻，祇用火炮管箭守住，不與他交戰。他見我不動，必然渡江，可命中營大桅上立起樓櫓，妾身親自在上擊鼓。中間豎一大白旗，將軍祇看白旗為號，鼓起則進，鼓住則守。金兵往南，白旗指南；金兵往北，白旗指北。元帥與兩個孩兒協同副將，領兵八千，分為八隊，俱聽桅頂上鼓聲，再看號旗截殺。務叫他片甲不回，再不敢窺想中原矣！」韓元帥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夫人真乃是神機妙算，賽過古之孫、吳也！」梁夫人道：「既各分任，就叫軍政司立了軍令狀，倘中軍有失，妾身之罪；游兵有失，將軍不得辭其責也！」

夫婦二人商議停當，各自準備。夫人即便軟紮披掛，佈置守中軍的兵將。把號旗用了游索，將大鐵環繫住。四面游船八隊，再分為八八六四隊，隊有隊長。但看中軍旗號，看金兵那裡渡江，就將號旗往那裡扯起。那些游兵，搖櫓的，蕩槳的，飛也似去了。

佈置停當，然後在中軍大桅頂上，扯起一小小鼓樓，遮了箭眼。到得定更時分，梁夫人令一名家將，管著扯號旗。自己踏著雲梯，把纖腰一扭，蓮步輕勾，早已到桅杆絕頂，離水面有二三十丈。看著金營人馬，如螻蟻相似；那營裡動靜，一目了然。江南數百里地面，被梁夫人看做掌中地理圖一般。那韓元帥同二位公子自去安排截殺，不表。

後人有詩，單讚那梁夫人道：

舊是平康女，新從定遠侯。戎妝如月孛，佩劍更嬌柔。
眉鎖江山恨，心分國土憂。江中聞奏凱，贏得姓名流。

再說那日兀朮在金山上，險些遭擒，走回營中，喘息不定。坐了半日，對軍師道：「南軍虛實不曾探得，反折了黃柄奴，如今怎生得渡江回去？」軍師道：「我軍糧少，難以久持。今晚可出其不意，連夜過江。若待我軍糧盡，如何抵敵！」兀朮聽得，就令大元帥粘沒喝領兵三萬，戰船五百號，先擋住他焦山大營。卻調小船由南岸一帶過去，爭這龍潭、儀征的旱路。約定三更造飯，四更拔營，五更過江，使他首尾不能相顧。眾番兵番將那個不想過江，得了此令，一個個磨刀拈箭，勇氣十倍。那兀朮到了三更，吃了燒羊燒酒，眾軍飽餐了。也不鳴金吹角，祇以胡哨為號。三萬番兵駕著五百號戰船，望焦山大營進發。正值南風，開帆如箭。

這裡金山下宋兵哨船探知，報入中軍。梁夫人早已準備炮架弓弩，遠者炮打，近的箭射，俱要啞戰，不許吶喊。那粘沒喝戰船將近焦山，遂一齊吶喊。宋營中全無動靜。兀朮在後邊船上正在驚疑，忽聽得一聲炮響，箭如雨發，又有轟天價大炮打來，把兀朮的兵船打得七零八落，慌忙下令轉船，從斜刺裡往北而來。怎禁得梁夫人在高桅之上看得分明，即將戰鼓敲起，如雷鳴一般。號旗上掛起燈球；兀朮向北，也向北；兀朮向南，也向南。韓元帥與二位公子率領游兵照著號旗截殺，兩軍相拒。看看天色已明，韓尚德從東殺上，韓彥直從西殺來。三面夾攻，兀朮那裡招架得住。可憐那些番兵溺死的、殺傷的，不計其數。這一陣殺得兀朮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祇得敗回黃天蕩去了。那梁夫人在桅頂上看見兀朮敗進黃天蕩去，把那戰鼓敲得不絕聲響，險不使壞了細腰玉軟風流臂，喜透了香汗春融窈窕心。至今《宋史》上，一筆寫著：「韓世忠大敗兀朮於金山，妻梁氏自擊桴鼓。」有詩曰

一聲桴鼓震高檣，百萬雄兵戰大江。忠義木蘭今再見，三過空自說漁陽。

又詩曰：

百戰功名四海欽，賢哉內助智謀深。而今風浪金焦過，猶作夫人擊鼓音。

原來這黃天蕩是江裡的一條水港。兀朮不知水路，一時殺敗了，遂將船收入港中，實指望可以攏岸，好上旱路逃生！那裡曉得是一條死水，無路可通。韓元帥見兀朮敗進黃天蕩去，不勝之喜，舉手對天道：「真乃聖上洪福齊天！兀朮合該數盡！祇消把江口阻住，此賊焉得出？不消數日，糧盡餓死，從此高枕無憂矣！」即忙傳令，命二公子同眾將守住黃天蕩口。

韓元帥回寨，梁夫人接著，諸將俱來獻功。蘇德生擒得兀朮女婿龍虎大王，霍武斬得番將何黑闥首級。其餘有奪得船隻軍器者，擒得番兵番卒者，不計其數。元帥命軍政司一一紀錄功勞。命後營取出黃柄奴，將龍虎大王一同斬首，並何黑闥首級，一齊號令在桅杆上。是時正值八月中旬，月明如晝。元帥見那些大小戰船，排作長蛇陣形，有百里遠近；燈球火光，照耀如同白日。軍中歡聲如雷。

韓元帥因得了大勝，心內十分歡喜。又感梁夫人登桅擊鼓一段義氣，忽然要與梁夫人夜游金山看月，登塔頂上去望金營氣色。即時傳令，安排兩席上色酒餚，與夫人夜上金山賞月。又將羊酒頒賜二位公子與各營將官，輪番巡守江口。自卻坐了一隻大船，隨了數隻兵船。梁夫人換了一身艷服，陪著韓元帥錦衣玉帶，趁著水光月色，來到金山。

二人徐徐步上山來，早有山僧迎接。進了方丈，韓元帥便問：「道悅禪師何在？」和尚稟說：「三日前已往五台山遊腳去了。」待茶已畢，韓元帥吩咐將酒席移在妙高臺上，同夫人上臺賞月。

二人對坐飲酒。韓元帥在月下望，金營燈火全無，宋營船上燈球密布，甚是歡喜，不覺有曹公赤壁橫槊賦詩的光景。那梁夫人反不甚開懷，蹙眉長嘆道：「將軍不可因一時小勝，忘了大敵！我想兀朮智勇兼全，今若不能擒獲，他日必為後患。萬一再被他逃去，必來復讎，那時南北相爭，將軍不為無功，反是縱敵，以遺君憂。豈可遊玩快樂，灰了軍心，悔之晚矣！」韓元帥聞言，愈加敬服道：「夫人所見，可謂萬全。但兀朮已入死地，再無生理。數日糧盡，我自當活捉，以報二帝之讎也。」言畢，舉起大杯，連飲數杯，拔劍起舞，口吟《滿江紅》詞一闕。詞曰：

萬里長江，淘不盡，壯懷秋色。漫說道，秦宮漢帳，瑤臺銀闕。長劍倚天氛霧外，寶弓掛日煙塵側。向星辰，拍袖整乾坤，難消歇。龍虎嘯，風雲泣。千古恨，憑誰說？對山河，耿耿淚沾襟血。汁水夜吹羌笛管，鸞輿步老遼陽月。把唾壺，敲碎問蟾蜍，圓何缺？

吟畢，又舞一回，與梁夫人再整一番酒席，盡歡而罷。早已是五更時分，元帥傳令，同夫人下山回營，不表。

再說兀朮大敗之後，剩不上二萬人馬，四百來號戰船。敗入黃天蕩，不知路徑，差人探聽路途。拿得兩隻漁船到來，兀朮好言對漁戶道：「我乃金邦四太子便是。因兵敗至此，不知出路，煩你指引，重重謝你！」那漁翁道：「我們也居在這裡，這裡叫做黃天蕩。河面雖大，卻是一條死港。祇有一條進路，並無第二條出路。」兀朮聞言，方知錯走了死路，心中驚慌。賞了漁人，與軍師、眾王子、元帥、平章等商議道：「如今韓南蠻守住江面，又無別路出去，如何是好！」哈迷達道：「如今事在危急，狼主且寫書一封，許他禮物與他講和，看那韓南蠻肯與不肯，再作商議。」兀朮依言，即忙寫書一封，差小番送往韓元帥寨中。

有旗牌官報知元帥，元帥傳令喚進來。小番進帳，跪下叩頭，呈上書札，左右接來，送到元帥案前。元帥拆書觀看，上邊寫道：

情願求和，永不侵犯。進貢名馬三百匹，買條路回去。元帥看罷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兀朮把本帥當作何等人也！」寫了回書，命將小番割去耳鼻放回。小番負痛回船，報知兀朮。兀朮與軍師商議，無計可施，祇得下令拚死殺出，以圖僥幸。次日，眾番兵吶喊搖旗，駕船殺奔江口而來。

那韓元帥將小番割去耳鼻放回，料得兀朮必來奪路，早已下令，命請將用心把守：「倘番兵出來，不許交戰，祇用大炮硬弩打去！他不能近，自然退去。」眾將領令。那兀朮帶領眾將殺奔出來，祇見守得鐵桶一般，火炮弩箭齊來，料不能衝出。遂傳令住了船，遣一番官上前說道：「四太子請韓元帥打話。」軍士報知寨中。韓元帥傳令，把戰船分作左右兩營，將中軍大營船放開，船頭上弩弓炮箭排列數層，以防暗算。韓元帥坐中間，左邊立著大公子韓尚德，右邊立著二公子韓彥直，兩邊列著長槍利斧的甲士，□分雄壯。兀朮也分開戰船，獨坐一隻大樓船，左右也是番兵番將，離韓元帥的船約有二百步。兩下俱各拋住船腳。

兀朮在船頭上脫帽跪下，使人傳話，告道：「中國與金國本是一家，皇上金主猶如兄弟。江南賊寇生發，我故起兵南來欲討兇徒，不意有犯虎威！今對天盟誓，從今和好，永無侵犯，乞放回國！」韓元帥也使傳事官回道：「你家久已背盟，擄我二帝，佔我疆土。除非送還我二帝，退回我汴京，方可講和。否則，請決一戰！」說罷，就傳令轉船。

兀朮見韓元帥不肯講和，又不能衝出江口，祇得退回黃天蕩，心中憂悶，對軍師道：「我軍屢敗，人人恐懼。今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，豈不死於此地！」軍師道：「事已急矣，不如張掛榜文，若有能解得此危者，賞以千金。或有能人，亦未可定。」兀朮依言，命寫榜文招募。不一日，有小番來報：「有一秀才求見，說道有計出得此圍。」兀朮忙教請進來相見。

那秀才進帳來，兀朮出座迎接，讓他上坐，便道：「某家被南蠻困住在此，無路可出，又無糧草。望先生救我！」那秀才道：「行兵打仗，小生不能。若要出此黃天蕩，有何難處！」兀朮大喜道：「某家若能脫身歸國，不獨千金之贈，富貴當與先生共之！」那秀才送兩個指頭，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，有分教：打碎玉籠飛彩鳳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畢竟不如這秀才有何計，出得黃天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